

大草原动物传奇

绝境马王

许廷旺 著



在草原作家 **许廷旺** 的笔下，你会为大草原的壮美辽阔而 **赞叹**，为大草原的生存艰难而 **揪心**，为动物顽强的生命力而 **震撼**，为人与动物间的守望相助而 **感动**。

大草原·大感动·大震撼·大气魄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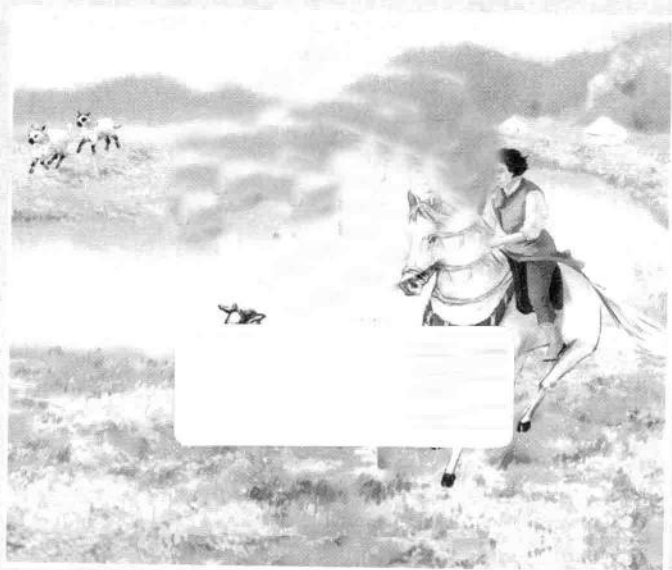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大草原动物传奇

绝境马王

许廷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境马王/许廷旺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3

(大草原动物传奇)

ISBN 978-7-5342-7955-3

I. ①绝… II. ①许…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8271 号

责任编辑 吴云琴

装帧设计 傅行鸣

封面绘画 琉璃仙

内文插画 朱耀忠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阙云

大草原动物传奇

绝境马王

许廷旺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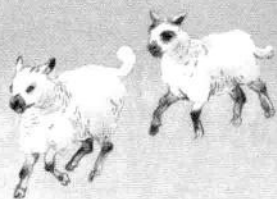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18000 印张 7 印数 1—15160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42-7955-3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目录

放学后赛马	001
高手的挑衅	012
两马追逐	022
马鞍的故事	036
被马戏弄	044
围剿	056
人马持久战	065
草原搏克	074
老校工的提醒	085
诡计	096
昏睡	106



阿爸的禁令	偷偷骑马	卖马	抡起马鞭	昔日马王	父与子的眼泪	少年马队	重夺马王	独家访谈
118	139	150	160	174	183	192	203	214

放学后赛马

溽热的空气渐渐退去，风送来阵阵凉意，草浪随风滚向天边。天空明亮、高远，白云的形状悄然发生着变化，宛如富有生命的各种小动物。远去的夕阳给草原镀上了一层金色；喧嚣了整整一天的夏虫渐渐安静下来，偶尔草丛里发出的一声悠长的鸣叫愈加衬托出草原的宁静了。草原上迤逦而行着一支肥壮的羊群，羊群似乎不忍心打乱这宁静，少了以往的尖叫。它们抬起头，看到远处升起淡蓝色的炊烟，匆匆加快了步伐。

铁锤撞击半截铁轨发出的响声打破了苏木学校的寂静，孩子们欢叫着、蹦跳着冲出教室，奔向操场南侧的一排马桩。马桩上拴着一溜骏马，那是孩子们上下学的交通工具。孩子们的家——牧点，离学校近则



二三十里，远则四五十里，甚至还有更远的。马不仅成了孩子也是大人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至今，在草原深处，还难能可贵地保留着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古老习俗。

孩子们冲出教室的那一刻，马的大头纷纷转向孩子。它们翕动着大嘴，发出欢快的“哧哧哧”的嘶鸣，倒腾着四蹄，迎向越来越近的孩子。

一匹身材匀称的大马举起大头，仰天长嘶，声音嘹亮。它快速地转动着身躯，健美的肌肉有棱有角地滑动着；一身短而密、雪白的被毛有规律地排列着，富有质感与亮度。草原上很少有全身雪白的马，更难得的是它浑身没有一根杂毛。灵巧挺拔的四肢让它比普通的马高出了许多。四个碗大的蹄子亮如白玉，漆黑的嘴唇和四周如墨的眼眶就像画家的神来之笔，这黑白分明的对比让白马更加精神百倍。

白马的生物钟远比苏木(苏木来自蒙古语，是一种介于县和村之间的行政区划单位，在中国只在内蒙古自治区设有苏木)学校的钟声还准时，当它猛然抬起低垂的大头时，一眼就看见远远走出来的老校工。它平举着大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老校工，喉咙里发

出短促、压抑的嘶鸣。当老校工敲响铁轨时，它的嘶鸣随着钟声飞扬在苏木学校上空。它的身影像它的嘶鸣一样早早离开了马桩，最终缰绳控制了它。它勾着头，甩出身躯，它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徒劳的举动，可还是乐此不疲。它那对明亮有神的大眼急切地在孩子们飞奔的身影中寻找着。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长胳膊长腿的高个子男孩。男孩脸色黝黑，那是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形成的健康的肤色；两道浓浓的眉毛下深藏着一双大眼，因为



身子过于瘦削，眼睛显得特别大；配合着大眼的是棱角分明、略带倔强的嘴唇。

他是白马的小主人，苏木学校四年级的学生，十二岁的少年扎那。

扎那跑到白马身边，轻轻拍打着它。白马伸出大头，拱着扎那。扎那咯咯笑着，搬出马鞍，那副油亮、做工显得有些单调的马鞍因缀着红缨漂亮了许多。扎那有条不紊地系好马鞍，期间，白马频频回头观望着。它的身子一动不动，直到扎那给它系上马铃，它才扭转大头。白马似乎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它得意地晃动了一下大头，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响声。

草原的孩子对待自己的坐骑就像对待自己的作业一样认真。

“别着急，沙乐痕。”扎那用手抚弄着马脖。

“沙乐痕”是白马的名字，在蒙古语里是“追风”的意思。

沙乐痕伸出大嘴，又去拱扎那，伴随着银铃般的马铃声。

白马沙乐痕旁边是一匹被毛青白相间的大马，它的身材比沙乐痕略小，四肢高挑挺拔。懂马的人一眼

就看得出来，这也是一匹难得的好马。它是扎那的伙伴哈森的坐骑——青骊。

那还没有消散的尘土和木桩四周密布的零乱的马蹄印，说明刚才这里是多么热闹。等扎那、哈森配好马鞍，马桩四周没剩几匹马了。两人没有忙着离去，而是给余下的马配好马鞍。

一匹红马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十分安静沉稳。它的目光穿过那些忙碌的身影，久久地注视着远处的一间教室，表现出十足的耐性。

扎那向它走来时，它伸出大头，嗅闻着扎那。这只是个礼节性的动作，随后，它的目光又转向教室。它知道小主人总要比别的孩子晚一段时间，它有足够的耐性等着小主人出现。

扎那、哈森一阵忙碌，配好了所有的马鞍，可红马的小主人还没有出现。两人已经习惯了，并不着急。

扎那、哈森在等伙伴其木格。其木格是班长，苏木学校学生少，老师也少，上的是复式课。其木格要帮老师照顾那些低年级的小学生。

其木格出现了，她身边跟着五六个小孩子。他们叽叽喳喳，像鸟雀一样，簇拥着其木格来到马桩前。



扎那、哈森、其木格准备把孩子们扶上马背，可孩子们灵巧得像一只只燕子，飞身上马，老练地接过缰绳，双膝轻磕马肚。马就像得到了指令，一溜烟地跑出了苏木学校。

草原的孩子从小就开始骑马了，入学时，每个人都已经有一段很长的骑龄了，每个人都有一身很好的骑技。

这对草原深处的孩子来说，是一种意外收获。

其木格似乎还不放心，一直远远地观望着远去的背影，惹得红马不断地打出响鼻。红马终于失去了耐性，前蹄击打着地面。

“乌兰其乐干不高兴了。”哈森冲其木格喊道。

“乌兰其乐干”是红马的名字，在蒙古语里是“红色闪电”的意思。

其木格笑了，用手抚弄着马脸。红马乌兰其乐干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大嘴用力拱着其木格，似乎要把大头藏在身子羸弱的其木格的怀里。

“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其木格用脸蹭着乌兰其乐干。乌兰其乐干听懂了，它立刻站稳身子，等待着其木格飞身上马。

贯穿苏木全境的那条唯一的沙石路一下子热闹起来了，马影憧憧，尘土飞扬。就连那些无所事事的苏木狗也追随在马队后面，追逐、狂吠，好在它们只是做做样子。

沙石路又很快安静下来了。

沙石路的路口出现了奇怪的一幕，放了学的孩子并没有马上回家，他们端坐在马背上，一字排开，等待着后面的伙伴跟上来。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要举行一场规模不小的赛马。今天，他们特意邀请了一直照顾他们的三个伙伴，而扎那已是小有名气的赛马手了。

草原上的孩子从小就有这种竞技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参与进来。每天放学后的这项活动给他们单调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扎那、哈森、其木格终于出现了，孩子们一片欢呼。

三个人并没有一字排开，而是站在马队的后面。孩子们也早已习惯了三人的谦让，还没有等三人站好，不知是谁吹响了口哨，那些跃跃欲试的大马立刻展示出力量与速度，眨眼间冲了出去。孩子们配合着马的

动作，身子或是贴在马鞍上，或是悬起，或是倒贴在马背上……不管他们的动作如何迥异不同、如何精彩，可每个人的喉咙里都发出呐喊助威声。人助马威，马借人势。原本一字排开的马队迅速演变成一股飓风，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寂静的草原不见了，就连那金灿灿的宛如一条河的余晖也被人影、马影打碎了，只看见一片闪动的光影。

三个人乐呵呵地看着，没有急于松开缰绳，他们在给伙伴们留出足够的时间。伙伴们似乎也知道三人能很快超过他们，眼下，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拉大距离。他们早已预测到比赛的结果，可他们还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让这项看似单调的比赛时刻充满了精彩与刺激。

草原孩子的精神世界就像没有被人为加工过的自然景色，原始而充满张力。

三个人的沉着引起了坐骑的不满，沙乐痕晃动着头，随着大头频频晃动，银铃的响声失去了节奏与韵律，听起来有些刺耳。沙乐痕倒腾着右前蹄，不一会儿，它的蹄下就有了一个浅浅的坑。青骓一直高挺着头，辔头深陷进嘴里，如果不是哈森一直在提醒

它，它早就一个箭步蹿了出去。即便如此，青骓仍转动着身子，它的速度越来越快，大头几乎贴到马尾了。倒是乌兰其乐干像其木格那样沉稳、内敛，不过，它的身子已处在临战状态，只要其木格稍稍有一点动作，它俊美的身影会像一道闪电划过。

伙伴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喊声消失了。

哈森一松缰绳，身子紧缩成一团的青骓就像受到外力的突然一撞，“砰”的一下，身子打开了，一头扎进草地。它身子拉得直直的，前蹄有力地蹬着草地，后蹄甩得远远的。哈森配合着青骓的动作，双脚紧蹬马镫，甩动着右臂，大声吆喝着，身影淹没在余晖中。

沙乐痕、乌兰其乐干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冲出去的。两匹大马甩动着四蹄，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吹动着身上的衣服如旗子般“呼啦啦”地劲响。

三匹骏马很快追上了伙伴们。

伙伴们虽然知道三人能很快追上来，可他们没有想到，三个人会出现得这么快。三个人是不是提前行动了？还是……伙伴们再也不敢多想，打马如飞。

黄昏的草原上出现了一支马队。马身就像风中滚动的一团团云影，马上端坐的清一色都是孩子，他们





骑技沉稳，他们身影矫健，稚嫩的嗓音迸发出的力量足以证明他们不愧是马背民族的后代。

扎那轻轻一提缰绳，沙乐痕心领神会，大头一偏，绕过马队，几个箭步，冲到马队前面。扎那如此神奇的超越，立刻激起了伙伴们的斗志，他们呐喊着冲了上来。马队就像一个整体，看不见马蹄，只见一片虚幻的身影飞驰在草原上。

没有人注意到一匹浑身漆黑的马从后面追了上来。它后面还跟着几匹马，这些马与黑马比起来，就像被抛弃的东西，远远地甩在后面。黑马的速度太快了，像一团乌云飘过来。

黑马径直冲向马队，几个箭步，甩掉马队，直奔白马沙乐痕而去。说时迟，那时快，黑马超过白马半个身子，马上之人一伸手，不偏不倚抓住了扎那手中的缰绳，他猛地往怀中一拉，正在疾速奔跑的沙乐痕无法承受这意外一击，就像行驶中的汽车突然间来了个急刹车，浑身的力量再也不能通过四蹄发泄出去，沙乐痕一声长嘶，前肢伸向空中。



高手的挑衅

扎那眼疾手快，白马沙乐痕站立起来的同时，他下意识地双手抓紧了马鞍，身子紧紧地贴在马背上。沙乐痕发出响亮的嘶鸣，频繁地甩动着前蹄，瞬间释放完了体内的能量，才安稳地落下前蹄。

眼前是一匹如同黑炭般的骏马，浑身就像上过油一样，光滑锃亮，四个格外耀眼的白蹄和那洁白如玉的嘴唇尤为醒目。与灵巧的白马沙乐痕相比，黑马显得更为壮实。马上端坐着一个半截铁塔似的少年。他那黧黑结实的肌肉就像秋天里已经成熟的果子，大头、方脸、圆眼、阔嘴……两道目光玩世不恭地看着扎那。

扎那认识眼前这个人，他是苏木学校七年级的学生哈日巴拉。哈日巴拉是全校公认的赛马高手。让他引以为荣的是身下这匹炭黑色的大马，他竟然不避讳